

陳誠離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之謎——以《陳誠先生日記》為中心的探究*

蘇聖雄 國史館助修

一

1943年2月，蔣中正任命陳誠為首任遠征軍司令長官，至同年11月底，陳誠離職，由衛立煌代理，次年7月，陳誠正式卸任該職。除去期間陳誠赴湖北指揮鄂西會戰，及赴重慶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遠征軍任所的時間不過六個月。（註1）

對於陳誠所以任期短暫，有幾種說法：一、陳誠胃病突發，以致不能正常履行職務。二、第六戰區青年軍官發動「清君側」行動，欲發動政變，清除蔣中正身邊昏庸腐朽的人物，事涉陳誠，而遭戴笠告發，故蔣中正免除陳誠職務。三、美國人對陳誠過於厚愛，使蔣中正產生戒心。（註2）

《陳誠先生日記》為1931年至1964年間陳誠個人的生活紀錄，藉此，足以窺見陳的所思所想，為一極重要史料。本文以該日記為中心，探究陳緣何離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另參閱陳誠及相關人士的回憶，以求論述完善。（註3）

二

蔣中正派任陳誠出任司令長官之時，便告以遠征軍之中央各軍「龐雜驕矜，統屬為難」，（註4）已明示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之困難。

陳誠自謂，其在遠征軍最大的問題，非

和美國史迪威之互動，亦非與雲南在地勢力龍雲之交往，而為中央在雲南的將領。在滇諸將，如關麟徵等，剽悍作梗，他們所以敢於向司令長官挑戰，乃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為奧援。何應欽之下屬軍令部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嘗語陳：「公（陳誠）與總長（何應欽）不協，非中國前途之利。總長繼承委座（蔣中正），公繼承總長，兩全之策也。何為與總長敵？」陳答以：「此純屬敵人造謠！那有此事？方今日寇未平，共匪未滅，我等同心協力，報國禦侮之不遑，我何為與總長敵？且委座與我儕，年相若也，死生壽考，孰先知之？」（註5）

軍政部對遠征軍之需要，甚不合作。如遠征軍需款五億，蔣中正已經批准，負責者宋子文欲逕交陳誠，陳再三考慮，仍交此款由軍政部轉發。後來軍政部今日付幾百萬，明日付幾百萬，橫加掣肘，陳因此對該部貽誤戎機，甚為不滿。（註6）

陳誠亦望調和與何應欽之衝突，欲任何應欽重要幕僚蕭毅肅為遠征軍參謀長，希冀藉此打通難關。（註7）陳向何情商調用不成，便直接向蔣中正報告，以去就力爭，終獲任命。原訂借調三個月，後來成為正式任命，即便後來陳誠因病離任，蕭仍繼續留任，（註8）並與陳誠定期聯繫，呈送相關報告。（註9）惟成效未張，陳誠仍遇諸多窒礙。

鄂西會戰爆發後，陳誠往赴前線指揮，戰後，陳想到何應欽對遠征軍的妨害，甚為

憤恨，認為「如何應欽之流負責一日，即國家之危險始終不能解決也」，（註10）但因自己的權限不足，對諸事皆無辦法，故萌生辭意，滯留第六戰區長官部所在地恩施，或戰時首都重慶，不欲前往雲南。（註11）蔣中正望陳誠即赴雲南前線負責，並請林蔚電話轉告其著急之心，惟不便直接告知，因以陳之辛勞，如催之過急，似呈現蔣不能體諒部屬。（註12）時蔣中正對陳的抱怨，頗為心煩，認為陳「修養未足，客氣猶存，好為勝人與怨疑之言，令人憂悶。」（註13）其後，蔣直接約陳談遠征軍問題，陳表示無任何理由可以去。其不去，須物色替代人選，如衛立煌、張發奎均可。其若去，亦無辦法，且第六戰區更為重要。蔣指示不應研究去或不去，只要去，自有辦法，即俗云船到橋邊自然直、天下決無無辦法之事，一切須勉強為之，而第六戰區如有要事，陳可直接負責。蔣的這番言語，使原本預備被責罵的陳，感到無以應對，（註14）蔣則感陳「對遠征軍任務甚躊躇畏縮，殊失我望」。（註15）陳感嘆自謂「對於第六戰區及鄂省府事，事實要求非留不可而不能留；對於遠征軍事環境關係，決不能去非去不可。可為盾矛之極，奈何奈何。」（註16）然最終陳誠看蔣中正可憐，（註17）無法拒絕其意，還是於8月5日由重慶飛赴遠征軍任所。（註18）

陳誠回任後，電呈統一編制，並建議滇西、滇南統一指揮。（註19）同時，中樞有分割遠征軍之議——以陳誠統率保山線（滇

西)部隊,龍雲則統率蒙自線(滇南)部隊。(註20)何應欽則提出兩案,一為陳誠兼任昆明行營主任,另一為龍雲兼遠征軍司令長官;對於前者,陳恐龍雲多心,後者則以為與國際有關。(註21)此事終無結果,陳誠為此問計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並發牢騷,熊認為陳有責任心,但攬權太過,婉言促陳反省。(註22)

9月6日,陳誠又簽呈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表面上的理由是「能力薄弱,毫無建樹」,(註23)實際上是因為遭遇阻礙,難以推動相關工作,認為攻緬必敗。(註24)14日,蔣收到陳函,內心甚為受傷,感慨道:「辭修今日又來文辭遠征軍職,此人誠無良心、無膽氣,只顧個人成敗榮辱之計者也。此種悍將之所為,最是令人氣短,培植廿年竟至於此!」又云:「見人冷面則無論矣,舊部壓迫之難過,甚於外寇之欺凌。」(註25)次日,以長篇手書回復陳誠,「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態,促其反省,如不再覺悟,則此人不可復教矣」。(註26)信函指出,關於遠征軍事,凡陳所要求者無不遵辦,於公於私已到至極,「現在除向你三跪九叩首之外,再無其他禮節可以表示敬意」。並告以陳此種態度,是廢棄國家政府命令與紀律,世界只有陳一個人的意旨命令來行施一切,這種行動態度,「已往軍閥,亦絕不致出此」。最後明告派陳往遠征軍,乃是希望陳立業揚名,而絕非陷於死地,希望陳再加深思一番。(註27)

陳誠接函後,17日亦以長函回復,明告此次辭職,實因返滇月餘,雖盡力從事各種準備,但環顧現狀,矛盾實多,非自己能力所能解決。並陳明遠征軍各種問題:(一)遠征軍事,中樞意見,始終未能一致。除蔣中正外,他人多不能重視與積極。在蔣當面指示時,默無異議,一至其他場合,則意見歧出不已,「消極批評者有之,無形擱置者有之,多方牽掣者有之」。

(二)意見不一致之結果,為凡事推不動與辦不通,而表現於地方者,則為系統之龐雜與紊亂,各有主張,各有根據。(三)中樞紛歧,地方自然變本加厲。而其最重要之癥結,尤為觀念上始終認為敵人絕不來攻,同時我亦決無反攻力量。(四)由於心理與觀念之錯誤,結果部隊紀律廢弛,戰力消失。實際上即苟且偷安、走私牟利、士氣消沉、缺額日多,以及高官生活奢靡、下級生活壓迫,甚者乃至視缺額走私為維持部隊之正道,以金錢力量為各立門戶之基礎。(五)綜觀上述,可知今日部隊實際情況,確屬難言反攻,非但難言反攻,縱令走到緬甸,亦不可能。(六)對於遠征軍有關各種問題,再三自問,決對無法解決。忠誠直言非驕矜恣肆,任勞任怨非跋扈專擅。(註28)經此書函往來,陳誠請辭之事,不了了之。(註29)

三

陳誠以為遠征軍將領以何應欽為奧援，實際上，諸將各有盤算。當時各部隊長以軍隊為本錢，都想保存實力，遠征軍兩大集團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及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皆是如此，即便何應欽重要幕僚蕭毅肅親自指揮，亦難以調動部隊。（註30）再者，諸將對何應欽亦非完全屈從，關麟徵、宋希濂皆曾向陳誠表示對軍政部的不滿。（註31）惟當陳誠影響諸將利益之時，諸將復集結於何應欽旗幟之下，以為後盾。

「龐雜驕矜」的中央軍諸將中，關麟徵與陳誠衝突最大。在陳誠目前留下的史料中，甚少呈現與遠征軍諸將的衝突實例，僅於《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中，特別提到關麟徵的名字，但實際上發生何事，關麟徵如何「作梗」，卻隻字未提。（註32）幸關麟徵日後接受訪問及相關人士的回憶，揭露了這一段史實。

據關麟徵回憶，其因心直口快，很早就與陳誠結怨。1927年蔣中正下野，關麟徵遭遣散，1928年初蔣復職，派關任警衛第二團團長，當時共有3個警衛團，陳誠任警衛司令。其後，警衛團與曹萬順部合併為第十一師，師長曹萬順，陳誠為副師長，羅卓英為參謀長，三位團長為關麟徵、李默庵、蕭乾。一日，羅卓英約三位團長談話，要他們聯合黃埔同學，控告曹萬順不夠資格任師長，並推舉陳誠升任師長。關麟徵年少氣盛

（二十多歲），心直口快，且對陳誠並無好感，首先表示：「要告就一起告，陳矮子並不比曹萬順高明，可能比曹還要壞。」此話傳到陳誠耳中，二人至此結怨。此後戰場上若關歸陳指揮，關均感受刁難。（註33）

在陳誠受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前，關麟徵的第九集團軍已駐防西南一段時間，是第一個進入雲南之中央軍。（註34）陳就任後，二人為第五十四軍的人事問題，發生嚴重衝突。據關的回憶，陳就任司令長官之後，第五十四軍軍長黃維因財務不清離職，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要關保薦接任人員。由於第五十四軍是陳誠的基本部隊，且陳誠、何應欽之不和眾所周知，關頗感為難，乃即往見陳誠報告，陳詢問關的意見，關認為該軍副軍長傅正模資歷雖深，但不善戰，乃薦能力頗佳之闕漢騫升任，惟闕升任師長未久，宜先由關的副總司令張耀明先行兼任，之後再由張耀明保薦闕升任。陳當即同意。過了約二個月，蔣中正電關，告以第五十四軍人員大事更換，人心惶惶，希其注意，但張耀明並未更換人事。經關、張調查，張之副軍長傅正模以未得軍長而煽風點火，假造報告，並向陳誠說關麟徵要「吃掉」陳的部隊。關乃據實電復蔣中正，此事遂寢。（註35）

上述事件查明未久，何應欽又發電關麟徵告以因張耀明病辭，請另選第五十四軍軍長。但張耀明無病且未辭，關乃查究實情，發現有人私刻張之圖章，以其名義捏造因病請辭的報告。關得知內幕，異常生氣，即

報請陳誠辭職，其意在陳若不查辦搞鬼的傅正模，便准關辭職。經關再三電請，陳仍置之不理。後來，關親訪陳的辦事處處長劉仿舟說明原委，並保證張耀明自動請辭，即保薦關漢騫升任軍長，但請予傅正模以記過處分，保全關的面子，以便爾後尚有威信指揮部隊。關認為，此舉是向陳「無條件投降」，劉當時也認為這樣的方式很好，願立即將此意電陳，但仍無回音。不久，陳誠從湖北飛昆明，關赴機場迎接，陪返官邸，再將此事當面提出，陳誠未予正面答覆，關見陳顧左右而言他，當即情緒激動爆發，「痛陳斥問」兩事原委，陳誠面紅耳赤，當晚吐血發病，向蔣中正辭司令長官之職。（註36）

四

關麟徵對該事的回憶，有其他相關人士的回憶佐證，惟事情過程略有出入，尤其對當事人背後的動機，諸多揣測，陸離斑駁。（註37）黃維回憶，直指該事是關麟徵之陰謀：第五十四軍自歸關麟徵指揮以來，關對該部師、團長等各級幹部施用挑撥、分化、拉攏等手段，欲攫取該部，其後藉補給問題，向何應欽挑撥，最後搞垮黃維。陳誠上任遠征軍司令長官後，黃維馬上將上述情形報告，陳傳見第五十四軍幹部，具體了解情況，認為何應欽、關麟徵不該意氣用事。（註38）

在陳誠的日記之中，雖未呈現事件之來龍去脈，卻多少透露蛛絲馬跡。如陳誠剛到任時，黃維來見，陳責其經理不清，但相信其人格，而不滿他人借此事中傷黃，深感「中央負責者之無是非，如人事無問題，縱犯滔天大禍，亦無人過問，如對私人有所不滿，則不擇手段，致人於死地，實非謀國之道也」。（註39）足見陳不直中傷黃維者。其後，陳視察第五十四軍軍部，分別傳見團長以上幹部，得知他們同情黃維，對軍政部不分是非、專以感情用事不滿，認為此決非革命政府所應為。陳誠只得對他們強調為人應重於責己、輕於責人。（註40）8月9日，陳誠與各總司令、軍長研究今後作戰方案，散會後，關麟徵提出辭職，陳責以大義，並多方開導，關最後表示極佳，並云如陳對他不信任，他尚有何希望？（註41）惟此處提到的「開導」，無法求證於關麟徵的回憶。對於關的表示，陳認為關之「幼稚實為可憐」，並自謂「生平自問無論對上、對下、對同志，一本致〔至〕誠，寧使人負我，而決不做虧心之事也」。（註42）

關麟徵提出辭職並打消辭意次日，又電請辭職，陳甚為不滿，謂「如此反覆無常，實可痛也」。（註43）陳對關之吃空驕奢亦很不滿，在一次與各總司令及軍長的會議上，關有「誰報告不吃空額是欺騙長官」與「現在以吃空額維持軍隊是好幹部」之言，陳聞之不勝感慨，嘆息「良心何在？道德何在？」（註44）又評查各將領生活，得知關麟

徵夫人僱一看護，每月費壹萬伍仟元，自謂：「對余不滿者，因余奉令來滇，於彼等頗感不安也。」（註45）

五

關麟徵及相關人士的回憶，多認為陳誠發病及辭職，是因為受關麟徵之氣，觀9月17日陳致蔣函，知關等將領之不服從，當是陳辭職原因之一，惟並非惟一原因。至於陳的發病，與關麟徵之關係為何？陳誠的回憶錄與日記，對此毫無所及，若以日記與關之回憶相校，關云他是陳誠自湖北返滇當日向陳斥問，當晚陳即發病，實則陳早在9月27日便飛返昆明，且是自重慶飛返，而胃病大作，是在10月12日。（註46）關的回憶時間點或許有誤，但關對陳誠怒斥一事，諸多回憶皆有記載，當不為謬。

目前可見的《陳誠先生日記》雖未記載陳誠被關麟徵怒斥一事，但自10月7日以後，日記被撕去多頁，或有難言之隱。（註47）又，1944年3月25日陳誠於日記載：「段錫朋、何子星（聯奎）來談，段似疑余病原於飲酒，余告以余之病原除醫生診斷所證明外，實由於自己修養不夠。」（註48）可見陳誠自承「修養」是他發病的原因之一，或可間接證明陳因受關麟徵之氣，以修養未足，氣急攻心，最終導致發病。

整理上述，吾人或許可以如此推論：陳誠之病，乃因其早年即患有胃病，遠征軍司

令長官任內，經常往來於滇南、滇西道中，鄂西劇戰後，又立赴前線指揮，倍極勞頓，而遠征軍人事環境極其複雜，中央何應欽對之諸多掣肘，尤其關麟徵令其感到將驕卒悍，難於統馭，因之心力交瘁，於是在雙十國慶諸多活動宴會飲酒過量疲勞之後，（註49）胃病終於大作。（註50）

10月14、15兩日，陳誠病況轉佳，適值怒江方面日軍有所行動，陳乃扶病理事，致夜不成寐。16日並流鼻血，齒牙腐爛，醫師建議易地靜養。陳因電蔣中正請辭，免誤戎機。蔣乃准六個星期病假，假中日常事務，交由副長官及參謀處辦理，重要問題，仍須親自裁決。（註51）

26日，蔣中正派林蔚親來探問病況，並攜手諭，請陳注意反攻緬甸各要點。（註52）此時，陳雖病重，但似漸痊，故蔣仍對陳有所指示，令陳續注意反攻緬甸之準備，其後，蔣尚贈一萬元美金作為購藥費用，陳平生未用過外匯，此次為惟一例外，深感天高地厚之恩，不知如何圖報。對於蔣的指示，陳則迅與林蔚商討。（註53）

11月，陳誠假期將滿，病體尚難復原，呈請蔣中正派員接替。8日，蔣手令以衛立煌代理遠征軍司令長官職務。（註54）16日，衛立煌飛昆明，21日，赴楚雄就職。陳誠將任內事務交代完畢後，於29日離昆飛渝，在重慶近郊山洞養病，一住幾及半年，是其平生少有的休閒時期。（註55）

六

經過本文論述，當可探明陳誠緣何離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或謂蔣中正撤陳誠代之以衛立煌，是因為陳與美國人過從甚密。實則蔣任用陳，就是美國因素，鄂西會戰後即便陳誠欲辭，蔣皆不之許，及至陳發病請假期間，蔣仍派員與陳討論反攻事宜，故此說當可商榷。

或謂「清君側」行動是陳下臺之因，就本文論述來看，蔣並未對此行動責難陳誠，且1944年初譚伯羽曾告陳誠，有一清君側組織，以孔祥熙、何應欽為對象，問陳是否知之。陳答以「余向不管彼等閒事，且在休養期內，一切均不問不聞，雖所感國家前途之危險，但向信委座一定有辦法，如委座無辦法，任何人負責均不堪問。」（註56）因此，清君側組織當與陳誠離任無甚關連。

或謂陳誠離任遠征軍司令長官，純粹是因為胃疾發作，（註57）此說當屬事實，惟關麟徵等之驕悍及軍政部之阻礙，對陳的精神影響以致發病，或亦不容忽視。

〔註釋〕

* 本文修改自〈陳誠與中國遠征軍〉一文的一個章節，該文曾發表於2015年3月5日在臺北召開之「陳誠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1.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年12月），頁200。
2. 寧志一，〈陳誠緣何失去遠征軍司令一職〉，

《文史精華》，2005年第6期（總181期），頁41-44。劉會軍、張智丹，〈陳誠就任與被免遠征軍司令的幾個問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2013年8月），頁252-256。

3. 〈陳誠副總統日記〉（1931年6月至1964年1月），《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8CR000063V-008CR000086V。以下徵引，不著入藏登錄號。由於國史館2015年7月正式出版該日記時，定名《陳誠先生日記》，故正文及之後的註釋以此稱之。
4. 「蔣委員長致陳誠十二月馬電」（1942年12月21日），〈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甸〉，《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05。
5.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臺北：國史館，2012年4月），頁88-89、260。日記作：「如何能看得清楚，我們均有死在委座之前之可能，則對余自無問題，不然在彼（何）認為委座死後只有他，與他作對只有我，那自無辦法使他對余諒解。」《陳誠先生日記》，1944年3月26日。
6.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49-150。
7.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149-150。
8. 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臺北：書香文化事業公司，2005年5月），頁80。
9. 如1944年3月15日呈送「遠征軍作戰準備事項第二次檢討報告書」（1943年10月），〈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68-001。
10.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6月15日。
11.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7月9日。
12.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7月18日。
13. 《蔣中正日記》（原件藏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1943年7月22日。

14.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7月31日。
15. 《蔣中正日記》，1943年7月31日。
16.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7月17日。
17. 陳誠8月12日致夫人譚祥信中說到：「然始終非來不可者，完全是老頭子（蔣中正）之情勿能卻，而感老頭子實太可憐也。」何智霖、高明芳、周美華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冊（臺北：國史館，2006年7月），頁527。
18.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頁595。
19.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臺北：國史館，2007年12月），頁552-553。
20. 「宋子文呈蔣中正電」（1943年8月16日），〈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甸〉，《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15。
21.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8月21日。
22. 熊式輝著，洪朝輝編校，《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香港：明鏡出版社，2008年6月），頁425。
23.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冊，頁554。
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7冊，1943年9月13日，頁167。
25. 《蔣中正日記》，1943年9月14日。
26. 《蔣中正日記》，1943年9月15日。
27. 「蔣中正致陳誠函」（1943年9月15日），〈蔣中正手稿〉，文件一書函與日記一手稿，《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3-00005-013。
28. 「陳誠呈蔣中正函」（1943年9月17日），〈黨國先進書翰（二）〉，特交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20-007。
29. 這次的蔣陳衝突，另可參閱孫宅巍，〈蔣介石、陳誠為遠征軍事的一段糾葛〉，《鍾山風雨》，2011年第6期，頁44-46。何智霖，〈抗戰時期蔣中正痛斥陳誠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書函解析〉，《國史研究通訊》，第3期（2012年12月），頁120-123。
30. 蕭慧麟，《蕭毅肅上將軼事》，頁80-81、106-112。
31.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3月18日。
32.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頁88、260。
33. 張籟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9月），頁165-169。此書為關麟徵45歲以前之傳記，許多故事，為作者親訪傳主所得。尤其與陳誠衝突一段書稿，作者將談話紀錄發刊前，尚請關過目確認。
34. 1939年冬，日軍進攻桂南，接著進入越南，蔣中正為保衛雲南大後方及緬甸國際交通線，抽調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盧漢率領第六十軍及第九集團軍總司令關麟徵率領第五十二軍，由湖南開入滇南，沿滇、越邊境布防，此為中央軍首次進入雲南。杜聿明，〈蔣介石解決龍雲的經過〉，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5月），頁32-33。
35. 張籟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頁175-178。
36. 張籟萍，《抗日名將關麟徵》，頁179-180。
37. 參見張塞峰，〈我所知道關麟徵將軍的一些事〉；王禹廷，〈悼抗日名將，悼念關麟徵〉；段培德，〈關麟徵與陳誠對第五十四軍之爭〉，俱收入全國政協陝西省戶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關麟徵將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10月），頁65-68、71-72、133-134。
38. 黃維，〈對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一文的更正和意見〉，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72輯，頁273-277。最後，張耀明調回原職，以第十八軍軍長方天調任第

五十四軍軍長，第五十四軍也脫離關麟徵指揮，歸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直轄，後來歸第二十集團軍霍揆彰指揮。

39.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3月15日。
40.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4月7、8日。
41.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8月9日。
42.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8月9日。
43.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8月10日。
44.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9月26日。
45. 《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10月2日。
46.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下冊，頁599、601-602。
47. 目前所留存之陳誠日記，經過陳夫人譚祥檢閱，其若見有不宜公開之處，便整頁撕去。1943年10月7日至10月18日之日記，皆已不存。
48. 《陳誠先生日記》，1944年3月25日。
49. 曾任陳誠基本部隊第十八軍軍長的楊伯濤，認為陳咯血、胃病復發，主要是因為拍美國人馬屁，宴會時鬧酒過量，以致胃病復發，而受關麟徵之氣，可能也有些影響。參見楊伯濤，〈陳誠軍事集團發展史紀要〉，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57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78年11月），頁152。
50. 陳誠在回憶錄中，對胃病發生經過，有較詳細

的交代，惟未述及與關麟徵的衝突。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0；下冊，頁601-602。其實，陳誠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未久，身體便有狀況，如4月10日，陳誠在蒙自參加各界歡迎會，人極不適，嘔吐並先行退席。鄂西會戰五十以天來，以打針維持精神。《陳誠先生日記》，1943年4月10日；7月10日。

51.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1-212。
52.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2。
53.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2-213。
54. 「蔣委員長致何應欽十一月八日條諭」（1943年11月8日），〈同盟國聯合作戰：反攻緬甸〉，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26-021。
55.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213-214。
56. 《陳誠先生日記》，1944年2月11日。
57. 劉會軍、張智丹，〈陳誠就任與被免遠征軍司令的幾個問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9卷第4期（2013年8月），頁254。